

夏云华◎著

终生 ZHONGSHENG QINGREN

有些人相爱却无法在一起，有些人在一起却不相爱。妻子、情人、罪犯，深不可测的人心之中究竟潜藏着多少种可能。妖娆万状竟如罂粟，风情万种却半路凋零，温柔可人终是魔障难除，仇恨和欲望之潮涌动，人生的错位只在刹那之间。

长篇
悬疑
惊悚
小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终生
 为荣誉
 中国
 志士
 长
 说而
 人

扉页题字：赵欣。我国著名书法家，有“军中神笔”之称。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生情人/夏云华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38-5082-8

I. 终...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624 号

责任编辑:曹有鹏
喻立
装帧设计:尚农

终生情人

夏云华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5

字数:301 000 印数:1-20000

ISBN 978-7-5438-5082-8

定价:36.00 元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术后猝死..... 1

挤在人群中足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刘九如闻后脸色一变，习惯性地用右手摸了摸眼镜，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躲到一无人的墙角落掏出手机，拨通号码后轻声细语地对着手机说：“老板，大事不妙，强哥被公安打伤了，看样子正在送往省医大附属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章 含冤服药..... 18

两个男医务人员和曹晓平喊着“一、二、三”，同时抬起右腿使劲将门踢开。人们拥进薛琼房里，只见地上摆着两个空安眠药瓶子，书桌上摊着一张用血写了一个大“冤”字的白纸。

第三章 约法三章..... 32

马新模吓得从凳子上滑到地上，他爬起来跪在刘九如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道：“老板，求求你了，我不能死啊，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你叫他们怎么活呀！请你放心，即使公安局抓住我，我也决不会出卖你们。”

第四章 毒枭浮出..... 51

“哈哈，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想，这么说的。”龚少德说，“我还怕唐迪星骂我太小家子气了呢？你算算看，五十亩地分文不要，我们白赚了多少钱？整整5000万！给他300万你说划算不划算。再说今后制毒开发新药，不靠他罩住，你能搞得成？”

第五章 双管齐下..... 71

“他是因为正在嫖娼被现场抓获的，一般来说只要交点罚款公安就会放人。原来打算把事情摆平了以后再向您汇报的，因为您问起来了不得不向您报告。”刘九如说，“这个人您是最清

楚不过了的，公安局就是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更不会出卖我们。”

第六章 中毒车厢.....92

肖洋回到软卧包厢门口时，见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便用劲将门打开，只见丁太平仰面倒在地上，尹石岭弯曲着身子侧倒在铺上。肖洋大吃一惊，赶忙先去扶尹石岭，不料人未扶起来，自己却头一晕便栽了下去。

第七章 锁定范围.....105

“没有，从来没有。”程生惠说，“你别看是个小小的搬运公司，只有二三十号人，但等级森严得很。刘九如只同‘刀疤程’、罗马、熊复汉还有一个听说是给刘九如专门出主意当参谋的常思雄‘四大金刚’打交道，我们连见他的面都难。”

第八章 以退为进.....117

想到这里，龚少德阴险地在心里奸笑着说：“你唐迪星别看是个正厅级的市委副书记，在别人面前威风得很，但你只要拿了老子的钱，睡了老子的女人，从今往后我要叫你像狗一样的听我的使唤，为我效力，替我卖命。”

第九章 应对高压.....130

华国玺一听，便火冒三丈，本想对文伟平这种只知蛮干不懂智取的行为狠狠批评一通，但一见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将大门围个水泄不通便将火气强压下去。他非常清楚此时此刻进去什么也搜查不到，即使有摇头丸等毒品，人家早就转移了。

第十章 卧底毒穴.....150

疯汉舞着舞着，就来到了站在门口等车的龚太太身边，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龚太太被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眼看刀子就要砍到她的身上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秦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龚太太拖到身后，自己却不幸被砍了一刀。

第十一章 酬情救人 168

唐淑凤急了，她带着哭腔对万振龙说：“你是清楚的，不这样做你就有生命危险，而我就是割掉一个肾也无生命之忧。用我的一个肾换取你的生命，难道还不值得吗？”

第十二章 重拳出击 179

“好！”刘九如说，“就按秦助理讲的，先抽20皮鞭。”刚开始抽的时候，仇丰收将牙齿咬得紧紧的，一声也不吭。抽到十几鞭时实在忍不住了，他就破口大骂：“秦功，你这个混帐王八蛋，老子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找你报仇雪恨的。”

第十三章 易容藏身 199

女人从声音上听出确实是自己的弟弟龚少德的口音，以为他是化了装，便将他推到房里。自己转身先关上院子的大门，再关好房门，然后拉住龚少德左看右看，看了半天之后，她疑惑地说：“听声音你应该是小德子，可论长相怎么又不像呢？”

第十四章 原形毕露 214

当她走到一个灯光照不着的拐弯处时，只听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危险！”接着是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当她转过身来时，只见一个人影一晃就不见了，而自己的脚边却躺着一个背上插了一把匕首的男人。她吓得连声大叫：“杀人了！杀人了！快来救人呀！”

第十五章 报恩舍情 230

薛琼忍了又忍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说：“国玺哥，你还记得当年你叫我作‘穷妹妹’，要我喊你作‘富哥哥’的事吗？看来这也许是天意，我们这一辈子只能做兄妹，不能成夫妻了。”

第十六章 故伎重演 242

走进道观，只听大殿里一片哀乐声与诵经声交织在一起，华国玺率先走了进去，只见洞宾真人和三丰道长塑像前的木板上

正直挺挺地摆放着一具尸体，道士们双泪流，围在两旁正在念经。突然见走进一群公安干警，念经声便戛然而止。

第十七章 请君入瓮262

坐在奥迪车上一心一意开车的龚少德，突然听到车里“吱！”地响了一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强烈的辛辣味扑面而来，呛得他眼泪鼻涕流个不停，尤其是双眼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水库，汹涌而出，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楚。

第十八章 立军令状274

龚少德被押进第一看守所以后，显得异常平静，他开口就说：“既然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拖延时间，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交代清楚，唯一的要求是尽快将我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让我早一点到天堂里去和姐姐相会。”

第十九章 引蛇出洞286

国玺笑了笑说：“我说过你的容貌、身材酷似唐淑凤，只不过年龄相差一二十岁而已，让专门的化妆师给你化下妆，远远看去绝对活脱脱一个唐淑凤。”

第二十章 血染南洋296

然而，当德国游轮调过头来往回走时，已来不及了，原先停靠在公海里的一艘越南游轮、一艘柬埔寨游轮和两艘马来西亚游轮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到它的身后，将它的退路全部堵死了。

第一章 术后猝死

挤在人群中足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刘九如闻听后脸色一变，习惯性地用右手摸了摸眼镜，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躲到一无人的墙角落掏出手机，拨通号码后轻声细语地对着手机说：“老板，大事不妙，强哥被公安打伤了，看样子正在送往省医大附属医院进行抢救。”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月。

沿海经济开发区南极市。

广场中央是一座用有色玻璃构筑的金字塔。挂有广告宣传标语的五彩缤纷的气球高悬在广场四周，将这座滨海城市装饰得绚丽无比、热闹非凡。

路两侧各式各样的商铺、酒吧、饭店、茶馆鳞次栉比，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马路上爬满了大巴、中巴、小轿车、摩托车等形形色色的车辆，使原本宽阔的马路显得格外拥挤。人行道上，既有肩扛手提、行色匆匆的过客，也有相依相偎犹如闲庭信步的情侣。

广场一角花园的凉亭里围着五六个老头，他们两耳不闻亭外事，一心只管下象棋。

突然，警笛声大作，只见十几辆警车正由东向西朝中心广场急驰而来，同向行驶的各种车辆都赶紧自发让路。路边的行人大多带着好奇心停步观看，就连在凉亭里下棋、观棋的老头们也走了出来想看个究竟。

警车到了中心广场，绕金字塔由北向南急驰而去。

围观的人群中一留平头的中年男子以一副颇有经验的神态对周围人说：“没有什么稀奇的！这年月社会治安不好，不是公安在追捕犯人，

就是哪里又发生了命案，警察忙着去看现场。”

“嗯！我看八九不离十。”人群中有人发出赞同声。

“不对！”一个骑摩托车尾追警车车队而来的男青年一边下车，一边说：“刚才在打鼓岭市场旁的立交桥上，公安干警包围了两名据说是贩毒团伙的毒贩，双方发生了枪战。结果毒贩一死一伤，这是送那个受伤的毒贩去医院进行抢救。”

“真的？你不是瞎编吧，青天白日的，这些毒贩吃了豹子胆，敢同公安对着干？”

“崽就骗你。当时我正好从市场里买好菜出来，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耳闻目睹，这还能有假，再说那个受伤的毒贩我还认得，他就是人称强哥的福寿堂药店老板王国强。”骑摩托车的男青年满脸炫耀，说得唾沫四溅。

挤在人群中足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刘九如听后脸色一变，习惯性地用右手摸了摸眼镜，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躲到一无人的角落掏出手机，拨通号码后轻声细语地对着手机说：“老板，大事不妙，强哥被公安打伤了，看样子正在送往省医大附属医院进行抢救。”

“从中心广场到附属医院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将警车车队拖住，拖延的时间越长越好。”电话那一头在沉默了近二十秒钟后，传来斩钉截铁的命令。

警车车队沿泰安路向南飞速前进，快到龚家巷口时，只见从巷子里冲出一台摩托车。车上的骑手发现呼啸而来的警车后，像吓蒙了似的手忙脚乱，摩托车东倒西歪地翻倒在路中间。

跑在最前面的警车是一台性能极好的沙漠王子，尽管司机采取了急刹车的动作，但保险杠仍然“铿锵”一声撞到了摩托车上。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华国玺从第一辆警车上下来后，快步跑到躺倒在地上的摩托车司机身边。见司机双目紧闭，额头上渗满了血，忙俯身用手在他的鼻孔处试了试，感觉到还有气息才放了心。他直起身来命令围在旁边的刑警肖洋：“打电话给‘110’，要他们通知就近的交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理。”

三分钟不到，交警就开车赶到现场。城南交警大队队长徐威威跑到华国玺面前给他敬了一个礼。

华国玺握着徐威威的手附在他的耳边轻言了几句。

徐威威：“华队，你放心。保证五分钟之内给您搞定！”

在徐威威的指挥下，交警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在进行现场拍照，有的在绘制现场图，有的在登记第一辆警车的车公里表。两个交警用白色的颜料围着摩托车和摩托车驾驶员在地上画了两个圈，在“沙漠王子”警车保险杠垂直处的地面上画了一条线后，徐威威让人把摩托车抬到龚家巷口，将摩托车驾驶员抬上自己的警车，留下两名交警继续勘察现场，自己便驾车在前面开道。整个时间只用了四分之三十秒。

华国玺上车后用手机拨打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刘建民的电话。

此时刘建民正坐在“联华医药集团公司”会场的主席台上，参加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执法部门挂牌保护重点企业动员大会”。

主席台的发言席上，挂牌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重点保护的民营企业——“联华医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龚少德代表所有被挂牌保护的企业正在致感谢词。

台下听众中有人在议论：“这下惨了！我们这些未被挂牌保护的企业，只能任他们索拿卡要了。”

“真是岂有此理！不是说市场经济讲的是平等竞争吗？怎么又将企业分成了三六九等呢？”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建民见会场秩序不太好，正想同坐在自己左边位置上负责主持会议的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泽洪说些什么，忽然口袋里处于振动状态的手机动起来了。他掏出手机，见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华国玺的电话号码，便离开座位走到主席台右边的贵宾室接听。

“局长，”华国玺在电话里说，“今天我们按计划在围捕两名毒贩时遭到了武力拒捕，在枪战中毒贩一死一伤，我方无一伤亡。受伤的毒贩叫王国强，系福寿堂药店的老板。他伤得很严重，您能不能给省医大附属医院的院长打个电话，让他们提前做好抢救的准备工作。”

刘建民说：“行！我马上就打。你们一路上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是！请局长放心。”华国玺回答得非常坚定。

省医大附属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黄海波的办公室宽敞明亮。接到刘建民的电话后，黄海波正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布置抢救工作。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主管临床科、泌尿科的副院长周兴汉，脑外科

副主任余梁，脑外科护士长柳竹，院设备科科长谭前晋等人。

黄海波说：“这次抢救任务非同一般。一是抢救的对象特殊，是一名犯罪分子；二是抢救的难度大，该犯罪分子被枪击中头部生命垂危，由于关系到重大案件的侦破，市公安局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三是由于办案需要，所有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都要注意保密，即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为此，我的意见是院里成立抢救小组，由周院长兼任组长协调各方。因余主任的眼病未愈，万主任还在手术台上做手术，主刀的医生可准备两套方案，到时万主任已做完手术的话，最好由他上；万一他赶不上，就由脑外科主治医师曾朝东上。”说到这里黄海波看了一眼周兴汉问：“你们几位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与会的人一起说。

“那好！大家马上回去，各就各位做好准备，确保警车一到就能给患者做手术。”

警车车队快到泰安大道路口时，只见前面的道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严严实实。联想到龚家巷口发生的事故，华国玺眉头一皱，感觉有点不正常。他对坐在后排的肖洋说：“你去通知每台车上的干警在车两侧贴车警戒并将车上的窗帘拉严实，任何人也不准靠近警车。”话音一落，他就打开车门大步走上去，拉上刚下车的徐威威二话不说就往前走。

马路对面宏图大酒店五楼一间临街的房子，一男子端着装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躲在窗帘后正聚精会神地瞄准警车车队在搜寻目标。

眉心处有一道疤痕、人称“刀疤程”的程凯叼着香烟和骨瘦如柴的罗马在房间里焦躁地踱来踱去。

“日他娘的。”持枪男子回过头来对身后的两人说，“总共11台警车，光依维柯车就有三台，全都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车里面什么也看不清，天晓得强哥被押在哪台车上。你们说要我瞄准哪台车开枪呢？”

程凯和罗马忙走到窗口向下观看，只见每辆警车的两侧都站有警察或者武警战士在警惕地观察四周，确实无法判断王国强被押在哪台车上。

罗马说：“凯哥，看来只有把这里的情况如实报告给老板，由他定夺了。”程凯掏出手机拨通后轻声地报告：“老板，我是凯仔。根据您

的指示，我们已经将警车车队堵在路上，但他们警惕得很，车上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的，里面什么也看不清楚，搞不清王国强被押在哪辆车上。在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有三四十人，只要枪声一响，宏图大酒店马上就会被封锁包围。不是我们三人贪生怕死，而是怕完不成任务误了您的大事。究竟怎么办？我们都听您的。”

“嗨！既然如此，那就撤回来再说吧。”电话里“老板”在叹了一声后说。

房间里的三人如获大赦，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华国玺和徐威威来到出事地点，只见一台东风牌大货车横在马路上。正在现场的交警告诉他们是该车的马达烧坏了，一时半会修不好，必须叫拖车来拖才行。

得知最快也要半个小时之后，华国玺心急如焚地对徐威威说：“再拖延不得了，否则犯罪嫌疑人会死在路上，那样就会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拜托你老兄给想想办法才行。”

看着塞在警车前的近百台车，徐威威也一筹莫展。当他的目光移到路中间的铁栏杆上时不觉眼睛一亮，说：“有办法了！可以把路中间的栏杆抬开一节，沿马路左侧的路面逆向行使。”

“好啊！真有你的。”华国玺高兴得朝徐威威的胸膛上捶了一拳。

“但这件事还得报告市交警支队，车队逆向行使需经支队领导批准才行。”徐威威说。

华国玺：“现在情况特殊，可以先执行后报告，出了事由我负责。”他们两人自己动手，并喊来三四个民警帮忙将第一台警车前的一节铁栏杆抬到一旁。仍由徐威威的车在前开道，一辆警车接着一辆警车地沿马路左侧的路面向南疾驰而去。

省医大附属医院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黄海波陪同同样穿着隔离服的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李副书记和刘建民，沿着走廊边说边向手术室走去。

站在走廊上的市武警支队支队长蒋政林和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高峰带头举手敬礼。李副书记以手示意，要大家保持肃静。

“黄院长，”刘建民侧过头来对他说，“这个受伤的犯罪嫌疑人，是贩毒集团的一个骨干分子。唉！他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唯一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对象。你老兄可要帮忙，千方百计地将他抢救过来哟。”

李副书记说：“是啊！他对我们的侦破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能从他身上获得线索，不仅可以彻底摧毁这个贩毒团伙，而且还有可能扩大战果，从源头上遏制住全市吸贩毒上升的势头。你们两家一定要相互配合，尽力抢救。”

黄海波一边点头，一边说：“请领导放心，接到刘局长的电话后，我亲自点将，安排了全院最好的医生、护士和麻醉师，负责主刀的是享誉全国、人称‘一刀准’的脑外科主任万振龙。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说着，三人来到手术室门口。黄海波轻轻推开门，侧身向李、刘两位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手术室内，万振龙正好用镊子从患者头上取出一颗子弹。子弹掉在盘子里“叮当”作响。

正在这时，突然停电了。

万振龙：“怎么搞的？赶快使用备用的手电筒和停电宝！”

刚刚走进门来的黄海波说：“别慌。我们安装的是双电源，马上就会来电。”

万振龙：“不行！一秒钟也不能耽误。”

两名护士先后拧亮了手电筒，余梁走上去打开了挂在手术台前方墙壁上的应急灯。

人们发现，鲜血正从王国强创口处的血管中喷射而出。

万振龙：“快！止血钳。”

护士薛琼递上止血钳。

万振龙用止血钳将血管钳住后，接过柳竹递来的纱布忙着清洗流血。嘴里却在嘀咕：“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在做手术的关键时刻停电。常言道‘人命关天’，要是真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望着接二连三地做手术已累得满头大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万振龙，给他当助手的外科主治医师曾朝东说：“万主任，只剩缝合伤口了，你先下去休息，让我来吧。”

万振龙说：“还是我来。我熟悉创口，缝起来要快一点。等会由你来包扎好了。”

薛琼拿纱布帮万振龙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这时来电了，手术室如同白天，一片光明。

万振龙一丝不苟地在给患者缝合伤口，其他医护人员均按照他的

指令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好一会，万振龙缝合好伤口后走下手术台。曾朝东赶紧接替他给患者进行包扎。

见万振龙脱下橡皮手套，摘掉口罩，长出了一口气后，刘建民走过去，轻轻地问：“怎么样，有希望吗？”

“好险！子弹再偏一点，他就没命了。”万振龙说：“好在手术还算及时，如果不出意外，过十二个小时，最多二十四个小时，他就会醒过来。”

李副书记、刘建民、华国玺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刘建民招手将华国玺叫到他身边轻声说：“你安排几名干警在医院里，二十四小时对王国强进行贴身监护。一旦他苏醒过来，就组织力量进行审问。其余的同志可以撤了。”

“是！”华国玺向李副书记和刘建民敬礼后，走出手术室。

在手术室门口的走廊上，华国玺向高峰交代说：“你带6名干警，不！带11名，实行三班倒，负责昼夜监护王国强。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他苏醒过来后，立即向我报告。”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高峰接受任务后就挑选干警去了。

华国玺向站在走廊两侧负责警戒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挥了挥手，大声说：“撤！”突然，他想起一件事，便把肖洋叫了回来问：“那个摩托车司机的情况如何？”

肖洋回答说：“据徐大队长说，他还没到医院就苏醒过来了，医生给他检查后没有发现骨折、骨裂现象，只有几处表皮擦伤。因担心怕有脑震荡，医生让他留院观察两天。”

“好！这样安排好。”华国玺若有所思地说。

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了。身上插满了输血管、输液管和其他各种管子的王国强被柳竹和薛琼用担架车推了出来。

万振龙在后面叮嘱说：“轻点，别碰着了。有什么情况赶紧通知我。”

柳竹说：“知道了。振龙，你回去告诉妈妈，苗苗的烧还没有完全退，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还要喂次药。”

“行！我给她喂。”后面传来万振龙的声音。

薛琼捅了一下柳竹的胳膊，羡慕地说：“你们两口子真是天造地设

啊！”

柳竹：“你是只识其表，不识其里。哪有你们想象的那样好哟。”

她们推着担架车沿长廊向5号重症监护室走去。高峰带着四名干警，一步不离地跟在担架车的两旁。

宏图大酒店一间豪华包厢里，灯火辉煌。“联华医药集团公司”正在这里举行答谢晚宴。坐在主陪席上的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龚少德，坐在他左手边的贵宾是市委副书记唐迪星，坐在他右手边的贵宾是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李洪泽，还有一位贵宾是市纪委副书记兼市监察局局长宋辉南，出席作陪的则全是集团公司的头头脑脑。

四十出头的龚少德，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的，再加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格外交雅和文静。他站起来致词说：“今天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好日子！市委、市政府把我们列为重点保护企业，由市纪委挂牌保护。这将为我们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最佳的外部环境。我公司能获此待遇，完全是唐书记、李秘书长和宋书记关爱有加的结果，我们将加倍努力，以创造全市总产值和纳税额两个第一的业绩来报答领导的关心与厚爱。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提议大家举起杯来给我们尊敬的唐书记、李秘书长和宋书记敬杯酒，以示我们的谢意。同时祝三位领导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喝完杯中酒坐下后，唐迪星说：“刚才龚总说得很好，创造两个第一既是你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殷切希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南极市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民营经济仍然是一条短腿，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这也是将你们列为重点保护企业的原因所在。今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尽管找我和洪泽秘书长，但具体工作还要靠我们纪委的同志来做。”

“保护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纪检监察部门应尽的职责。”宋辉南接过唐迪星的话说，“贵公司以后碰到什么困难，尤其是涉及索拿卡要、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的事，随时都可以向我们反映，直到处理得你们满意为止。”

“太好了！我们联华医药集团公司‘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可以快马加鞭，大干一番了。”坐在李洪泽右手边的联华医药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彭箭军兴奋地嚷着。

龚少德慢条斯理地说：“不瞒三位领导，自兼并原国有的红旗制药

厂后，我们资金、人才、设备都不缺，缺的就是市场。”

唐迪星说：“我认为要拓展市场，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要有一支好的营销队伍，二是要有几个在省内外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拳头产品。”说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要有拳头产品必须大胆创新。我常想，现在吸毒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能不能生产一种无毒，但服用之后也能让人兴奋的新药以取代毒品呢？如果真能生产出这样的新药，绝对不愁销路。”

龚少德闻言不由心里一喜，他不露声色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市场前景肯定无量。但试制新药的审批手续非常复杂和麻烦，而且试制期间各种各样的检查可以说是接连不断，应接不暇。要试制出这种新药怕要等到猴年马月。”

李洪泽疑惑地问：“生产、销售新药要经国家批准，试制新药也要先批准再试验？”

“那倒不要。”彭箭军回答说：“但要事先报医药主管部门备案。”

李洪泽：“这还不好办？！你们先写报告送市药监局备案。如果他们不同意，再由我去说。至于检查的事，可以请纪委的同志给你们挡驾嘛。”

午夜。南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办公室还亮着灯。

华国玺和缉毒大队大队长尹石岭、重案大队大队长文伟平、刑警肖洋等人还在讨论、研究案情。

正在汇报发言的是尹石岭，你别看他长得虎背熊腰、猿眉豹眼的像个莽汉，可办起事来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就连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他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烟不离嘴，这不，摆在他面前的烟灰缸差不多已堆满了烟蒂，刚丢掉的烟还未熄灭，他又点燃一支，一口吸掉三分之一后说：“前面谈到自‘六·二六’国际禁毒日以来，全市共抓获吸贩毒违法人员313人。其中，有贩毒嫌疑的27人，他们大多是以毒养毒，真正以贩毒为业的只有3人。据他们交代，毒品都是从今天被击毙的犯罪嫌疑人郭清晨手上买的。为摸清毒源，彻底摧毁贩毒团伙，我们挑选了一名确有悔改表现的吸贩毒人员作为线人在郭清晨处卧底。今天郭清晨和王国强约好在打鼓岭立交桥上交货的信息就是这位线人提供的。”他将剩下的大半支烟一口吸完后，接着说，“虽然郭清晨被击毙了，死无对证，但我们在王国强的车里现场缴获摇头丸400颗、白粉300克，再加上两支手枪，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只要王国

强苏醒过来，不怕他不交代。”

华国玺说：“我们原来分析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立交桥上交货，是为了一旦被发现后便于利用复杂的地形逃跑，没想到他们在大白天敢身带武器，公然拒捕。这说明他们的罪行一定很重，罪过一定很大，否则，不至于这样铤而走险。所以我考虑从缉毒大队和重案大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加强对王国强一案的侦破工作。你们两位大队长的意见如何？”

文伟平和尹石岭异口同声地说：“同意！”

华国玺说：“那好！我们先研究一个侦破方案，待明天报局领导批准后立即执行。当务之急是要把王国强抢救过来，通过审问扩大战果。”说到这里，他拿过桌子上的电话座机先按下免提键，再拨电话号码。接通之后便对着电话问：“是高峰吗？你现在在哪里？”

“我是高峰，刚刚回到医院，接凌晨1点到上午8点的班。”

“王国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华国玺问。

高峰回答说：“相当不错！万主任才给他作过检查，血压、脉搏、心跳等各方面都很正常。万主任说，王国强的眼睛已经有明显的反应，明天上午完全可以醒过来。”

“太好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等到9点以后再走，上班后我先到刘局长那里汇报下，争取9点钟赶到医院，有些事我们商量一下。”华国玺说。

“行！我在医院等您。咱们不见不散。”高峰说。

挂了电话后，华国玺接着发言说：“审问王国强由文伟平负责。老尹是不是上班后先带人将肇事的摩托车司机和东风牌大货车驾驶员的情况摸一摸，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在我们押送王国强的路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交通事故。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上午八点不到。省医大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已到岗履职。

薛琼打开护士值班室的窗户，一股含有深秋泥土芳香的清风迎面扑来。她贪婪地吸了一大口之后便开始工作了。“啪！”突然从对面的病房里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响起一阵吵闹声。

柳竹、薛琼和值班室的所有护士赶紧走出去，只见斜对面16号病房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病人和陪护的家属。薛琼和护士们随柳竹从人群中挤了进去。